

《孙尚书内简尺牍》版本源流考

张梦婷

(中南民族大学, 湖北省武汉市, 430074; 2813500579@qq.com)

摘要: 本文系统考证了孙觌《孙尚书内简尺牍》的版本源流。该书由宋孙觌撰、李祖尧注, 现存版本有宋刻本、明刻本及明抄本等。比对发现, 各版本在文字和注释上存在差异, 源于抄写、刊印及校对整理。其流传演变反映了古代书籍传播特点, 对研究宋代文学、尺牍文化及版本学意义重大。

关键词: 孙觌; 《孙尚书内简尺牍》; 版本源流

引言

孙觌(1081—1169), 字仲益, 号鸿庆居士, 晋陵(今江苏常州人)。著述丰富, 有《鸿庆居士集》《孙尚书大全文集》, 还有大量尺牍, 但是尺牍不见于《鸿庆居士集》。此前有文章对《孙尚书内简尺牍》有所介绍, 对版本情况略有谈及, 但是其对于各版本间的编刻关系与传藏情况语焉未详, 本文旨在考察尺牍版本的基础上, 对版本的编刻情况与传藏脉络进行梳理。

1 宋刻本

《孙尚书内简尺牍》, 为其门人李祖尧编注, 蔡建侯序中对李祖尧编注缘由有提及: “得公之遗帖独富, 尝类而笺之, 且欲刊之书肆, 以便观览者”[1], 由蔡氏家塾于庆元三年(1197)初刻于梅山, 蔡序末云: “庆元三年祀闰余之月, 梅山蔡建侯行甫谨序。”宋刻本为十六卷本, 题为《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》。宋刻本每半页十二行, 行二十字。细黑口, 左右双栏, 双鱼尾。版心上记卷数, 记页码。分类目后有“蔡氏家塾校正”木记, 现藏于上海市图书馆。

通过比较发现, 宋刻本有一部分目录与正文实际帖数不一致, 如其中卷一《与信安郡王孟少传凡十六帖》实为二十三帖, 《与汪左丞凡七帖》实为三帖, 《与张右丞凡十一帖》实为二帖等情况。

宋时亦有十卷本流传, 清代乾隆年间盛宣怀有跋文: “此书有宋刻本, 分十卷, 标题曰《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》, 方牌子云“蔡氏家塾校正”, 衔名首行“左奉郎充龙图阁待制孙觌仲益撰”, 次行“门人李祖尧编注”, 无序[2]。”说明到了乾隆年间宋刻十卷本尚有流传, 但今未得见之, 不可考。

书内钤有“闾源真赏”“汪士钟印”“上海图书馆藏”等藏书印。汪士钟(1786-?)是清代的藏书家, 字闾源。他因家资雄厚, 以高价收书, 家中藏书日富。宋刻本经过他的收藏, 如今被上海图书馆收藏。

2 元刻本

元代《孙尚书内简尺牍》出现了两个系统, 一是十六卷本, 一是十卷本。

2.1 元刻十六卷本

元代十六卷本刻于元文宗天历三年庚午(1330), 清代盛宣怀有跋文记载此版本的情况, “目有元天历庚午刻本, 分十六卷, 宋庆元三祀梅山蔡建侯行甫序”; 据黄丕烈《尧圃藏书题识十卷》引叶氏跋:

元英宗天历庚午刻本，分十六卷。而顾本分卷却合，然遇宋讳皆缺笔，则非即英宗时本矣。安知元翻宋本分卷不仍其旧耶。余于尺牍本文，悉照顾本校录，而细目及每卷标题，未经传写，因异同所重，不在是耳。顾本实有胜于此本处，可知宋刻定胜元刻也[3]。

元刻十六卷本底本为宋刻本，两者行款、编次、内容都一致。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字。黑口，左右双栏，双鱼尾。

此本书内藏书印较多，元刻十六卷本自清宫流出后，历经明清多位藏书家递藏。其藏书印包括文徵明（1470-1559，号衡山）的“文壁印”“停云生”“文征明印”，陈淳（1483-1544，字道复，文徵明弟子）的“道复”“陈氏道复”“白阳山人”，严蔚的“二酉斋”，叶梦龙（1778-1832，字云谷）的“南海叶氏云谷家藏”“叶圭祥印”“叶梦龙鉴藏”，伊秉绶（1754-1815，字祖似，号墨卿）的“伊秉绶印”“墨卿鉴赏”，以及梁章钜（1775-1849，字闳中，一字茝林）的“茝林审定”。据藏书印及时代、关系推测，该书先为文徵明所藏，后归陈淳，再辗转至严蔚、叶梦龙、伊秉绶，并经翁方纲题跋，最终藏于梁章钜藏书室。现藏于天津市图书馆。

2.2 元刻十卷本

元刻十卷本傅增湘为旧藏，傅增湘得元刊本残本五卷，其李姓好友亦有残本五卷，发现卷数与印章都刚好契合，遂合为十卷本。傅增湘跋文如是说：

昔年在南中得元刊《孙尚书内简尺牍》十六卷本，有郭兰石、吴荷屋跋语，已归之袁抱存公子，匆匆不及留校，今不知流转何所矣。嗣于厂肆获元刊本残本题“新刊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”，存五卷，十二行二十二字，细黑口，左右双栏。适四明李氏亦有残本五卷，假得一见，则卷数巧合，收藏印记宛然，有延津剑合之美，李君遂持以相赠。盖与袁本分卷不同而篇数则不异也[4]。

元刻十卷本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二字，小字双行同，细黑口，左右双栏。其中提及此十卷本与元十六卷本分卷虽不同，但是内容与编次都一样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）记载元刻十卷本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，但未得见。

3 明刻本

到了明代，《孙尚书内简尺牍》十卷有三个刻本——成化本、嘉靖本、万历本。

3.1 明成化十七年刻本

由于李祖尧编注的版本到了明代以后大多散失或失传，孙觐第十世孙玘将自己家藏本授予其子仁，孙仁在成化十七年（1481）复刻于云间，寓书钱溥为之作序：

其十世孙徵士封工部主事玘宝藏之，授其子仁，今任都御史，巡抚西蜀，始复刻之以传，寓书乞序其简首。呜呼！祖有善而弗传，非仁也。父有志而弗继，非孝也[5]。

成化本为十卷本，每半页九行，行十九字，小字双行同。白口，四周单边。据内容而言，成化本显然是据宋本翻刻，但与宋刻本行款与分卷不相同，现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。

3.2 明嘉靖三十六年顾名儒刻本

嘉靖本为顾名儒在嘉靖丁巳年（1557）刻于建阳，卷尾有“嘉靖丁巳秋九月望日云间顾名儒跋”字样，为十卷本，卷首有钱溥序，卷尾有顾名儒自己所作跋文，云：

因求得成化间刻本，校置笥中，积有年矣。每欲嗣刻以公诸人，未果也。今幸窃禄建阳，建阳实天下书府，余弟与社友姚如晦、沈嘉则，适以武夷，故访余官邸，谓余当刻之，以毕初志[6]。

此本当以成化本为底本，但行款不同。每半叶九行，行十九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，版心上记卷数，记页码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顾名儒本与宋刻本有传承关系，二者总篇数一致，但分卷不同。顾名儒本对宋本标记帖数不一致之处进行了修正：《与汪左丞凡七帖》改为三帖，《与张右丞凡十一帖》改为二帖，卷二《与胡枢密凡三十八帖》改为

三十二帖，卷五《与常守王司諫凡十六帖》改为十一帖；卷六《与吉守王舍人凡五帖》改为六帖，《与苏守季文凡二帖》改为三帖；卷八《与范大卿凡五帖》改为二帖，顾本《与莫删定凡九帖》标错为一帖，实为十帖。

顾名儒本相较于宋刻本存在错误与缺漏：卷七《与常守强朝议凡六帖》第一、二帖缺失，且《与范大卿凡一帖》目录重复，正文在卷八；卷八《与胡寺丞凡一帖》末尾缺，《与张郎中凡二帖》第一帖缺失，《与莫删定凡九帖》标错为一帖；卷十多篇缺失，包括《与邹承务凡五帖》第二帖、《与常州惠山长老凡一帖》《与建康清凉长老凡二帖》第一帖、《与虎丘达老凡一帖》《与平江秀峯长老凡三帖》《与标公阁黎凡三帖》《与妙印大师凡一帖》《与常州宜与洞知观凡四帖》《与抚州疎山白云如老凡二帖》第二帖。

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还藏有两个嘉靖三十年顾名儒刻本的校补本，一为清代傅增湘校补，一为清代何煌校补。

清代傅增湘将元刻本与明嘉靖刻本进行对比，对嘉靖本进行校正，而至于错误之处，他都在跋语中一一列举：

首夏事鲜，因取旧藏嘉靖本逐卷细勘，则明刻之脱不胜枚举。举其要者于左：

卷五《与常守王司諫帖》元刊为十六帖，适脱去一页，明本易其字句，蝉联而下，改为十一帖，其尚存之第十四帖尾数行，明本径删削之，以泯其迹。无知妄作，殊为可笑。卷七《与常守强朝议帖》脱去半页，文义全不相属……其《孙尚书大全集》至七十卷之多，余以钞本校正其半，其中颇足以供考证。至其简尺，文字华敷，要亦居坡、谷之次，故校而存之，俾后之求昆陵文献者有所资焉。

癸亥五月廿四日，江安傅增湘书于藏园之池北书堂[7]。

傅增湘对嘉靖本《孙尚书内简尺牋》进行了细致校正，标记出刊刻错误，如卷三“怒”误作“恕”，卷四“帛”误作“吊”，卷六“燈”误作“澄”等。他还对卷四《与向侍郎》改为三帖，指出卷四《与平江守王侍郎》中“壮观”误作“杜观”“晋大司马”误作“普”，但该卷末缺一帖未补。傅增湘在每卷末注明校正的时间、地点与环境，体现了其严谨细致的学术态度。

清代何煌根据宋刻十六卷本校补，并将其十卷本重新编为十六卷本。他将顾名儒跋文置于卷首，次为宋刻十六卷本目录，次为顾名儒刻本十卷本目录。并且据宋本进行了大量补正。卷六《与向侍郎》实为三帖；卷七《与平江守王侍郎》最后一帖缺失，已补；卷八《与常守王司諫》实为十帖，宋本原为十六帖，后六帖已补；卷十《与常守强朝议》第一、二帖缺失，已补；卷十二《与胡寺丞》末尾缺，《与张郎中》第一帖缺，《与莫删定》实为十帖，均已补；卷十六《与邹承务》第二帖缺失，《与常州惠山长老》《与建康清凉交老》《与虎丘达老》《与平江秀峯长老》《与标公阁黎》《与妙印大师》《与常州宜与洞知观》《与抚州疎山白云如老》等多帖缺失，均已补。

3.3 明万历刻本

万历本年间，姚江李时成于万历八年庚辰（1580）据嘉靖本重刻，同为十卷本。丁丙有跋文称：“万历庚辰淮阳学政李时成又刻于姚江，叶逢春序[8]。”万历本与嘉靖本相比，行款有变，内容也有细微差别，如：卷二《与莫内翰》嘉靖本原为八帖，万历本缺失一帖。

万历本每半叶十行十九字，小字双行同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版心上记卷数，记页码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，然叶逢春序未收录于其间。

4 明抄本

明代除了三个刻本之外，另有三个十卷手抄本。

4.1 红格明抄本

明抄本同为十卷本，卷首无序，卷末抄录顾名儒跋文。明抄本当以嘉靖顾名儒刻本为底本，二者行款分卷内容俱同。每半叶十行，行十九字，小字双行同，小红格，红口，四周双边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4.2 蓝格旧抄本

旧抄本为十卷本，卷首有钱溥序，钱序后有“新刻内简尺牋叙”字样，次有叶逢春序。此本与万历本卷数内容都高度一致，只是行款不一，当以万历刻本为底本手抄之，但是抄录者不详。每半叶九行，行十九字，小字双行同，四周双边，现藏于台北“国家”图书馆。

4.3 黄丕烈手抄本

黄丕烈据宋刻本校并手抄，卷末有黄丕烈自跋、张氏跋文、叶石君跋文，同为十卷本，内容与万历本一致，但是行款不一。在丁丙《适园藏书志》有记录：

明成化辛丑刻本钱溥序，李本后序先为赵凡夫所藏，灵均从元天历十六卷本校，过后归叶石君。堯圃又以宋本校，而知宋本亦十六卷。堯圃并影为目录，并句行款，宋刻如在目前，可谓善本矣[9]。

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二字，细黑口，左右双栏，双鱼尾。现藏于台北“国家”图书馆。

5 清刻本

到了清代，《孙尚书内简尺牋》十卷有两个刻本，一为乾隆本，二为光绪本。

5.1 清乾隆十二年蔡焯等刻本

梅里蔡氏子弟，蔡龙孙、蔡綽二人在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增订，改题曰《宋孙仲益内简尺牋》，卷首有浦起龙序：

独其绪余有《尺牋》十卷，明中叶再三刻。（小字注：成化辛丑，仲益十一世孙蜀抚仁刻，云间钱尚书溥序。嘉靖丁巳，建阳守顾名儒刻，自为跋。万历庚辰，淮阳学政浞水李时成刻，姚江叶彭春序）于今仅存版亦湮矣。梅里蔡氏子弟风尚好古，属者初篁理故帙，悯斯牋之传不广，又病夫浅人者诡言，门人夹注淆漏，乃与诸大阮体干、敦复、用谦谋手厘而版行之，于是用谦起为约，克日从事，而吴门张阴嘉以社会来集，与劳焉。刊正裒补，捷钞接校，首尾才五十日，注本定[10]。

卷末有盛宣怀跋云：

“国朝乾隆丁卯（十二年），无锡蔡龙孙、蔡綽病旧注简漏，广搜群籍，为之增订。补苴罅漏，颇有功于是书，今刊附《鸿庆集》之后[11]。”

蔡本为十卷本，每半叶九行二十字，黑口，四周单边，版心上记卷数，记页码。现藏于台北“国家”图书馆。虽未严明以何本为底本，但提到时间“明中叶”，故明代刻本应为其底本。但是蔡本目录与明代三个刻本目录俱不相同，目录中卷十直接未写《与常州惠山长老》《与虎丘达老》《与平江秀峯长老》《与标公阁黎》《与妙印大师》《与常州宜与洞知观》六篇。

5.2 清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刊《常州先哲遗书》本

盛宣怀刊本以乾隆本为底本，于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刊之，同为十卷本。卷首有梅山蔡建侯序，盛氏跋，每半叶九行二十字，黑口，四周单边。

综上所述，《孙尚书内简尺牋》的版本源流历经多个朝代，辗转多位藏书家之手，流传甚广。其递藏过程清晰可考，反映了不同时代藏书家对珍贵文献的珍视与传承。此书在流传过程中，不仅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，还见证了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发展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祝尚书. 宋集序跋汇编（第3册）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0：1078-1079.
- [2] 祝尚书. 宋集序跋汇编（第3册）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0：1076-1077.
- [3] 黄丕烈. 堯圃藏书题识（卷八）[M]. 上海：上海远东出版社，1998：637.
- [4] 傅增湘. 藏园群书题记（卷十四）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：719-720.

- [5] 孙覿, 撰; 李祖尧, 注. 孙尚书内简尺牋 (卷首) [M]. 明成化十七年刻本. 北京: 国家图书馆藏.
- [6] 孙覿, 撰; 李祖尧, 注. 孙尚书内简尺牋 (卷首) [M]. 清嘉靖三十六年刻本. 北京: 国家图书馆藏.
- [7] 傅增湘. 藏园群书题记 (卷十四)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9: 719-720.
- [8] 丁丙. 善本书室藏书志 (卷二十九) [M]. 清光绪二十七年张鸣珂刻本. 扬州: 广陵古籍刻印社, 1986: 6a-6b.
- [9] 张钧衡. 适园藏书志 (卷十二) [M]. 扬州: 广陵古籍刻印社, 1991 (据南林张氏家塾刻本影印): 2.
- [10] 孙覿, 撰; 李祖尧, 注. 孙尚书内简尺牋 (卷首) [M]. 清乾隆十二年刻本. 北京: 国家图书馆藏.
- [11] 祝尚书. 宋集序跋汇编 (第3册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0: 1078-1079.